

ZAI, YU JIAN



刘子晴
作品

LIU ZI QING
WORKS

一卷回忆，一倾风月
一朝沐雨听风，一暮落思香泥

青春，无畏。青春，有悔

愿你：再，拾起这一路星光，整装起航。去遇见，更好的自己

犹记那年，多少年华素槿，在生命中盛开出璀璨的花火……

一部关于爱情，友情，亲情的疼痛暖心之作，和你一起再叙旧时光……

再，
遇见

再， 遇见

刘子晴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, 遇见 / 刘子晴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1

ISBN 978-7-5171-1400-0

I. ①再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397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ysfazhan@163.com

E-mail: 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7印张

字 数 170千字

定 价 26.80元

ISBN 978-7-5171-1400-0

❀ 致读者的一封信 ❀

亲爱的读者：

你读，因为你有所缅怀；

我写，因为我有所纪念。

写这个故事时，我也曾这样想，如今我们都在回望青春，而青春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什么？是那一张张的火车票，还是那些串起来被重新哼唱起的老歌，或许都不是，青春只是我们过往时的一种心境吧，青春更像是我们的一种缅怀呀，它苦痛，它挣扎，它从我们身体里长出翅膀，可我们为什么依然怀念它……

我们怀念那个高中，怀念高中里的一棵老树，怀念一个穿着白衬衫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的男生，怀念那个梳着学生头总是一声不吭的女学生，怀念一个曾深深影响和指引过自己的老师，我们怀念的是那个跑道，那个操场，那个可以随意挥洒汗水的夏天，怀念斑驳的长廊，怀念教室的课桌、黑板还有座椅，怀念总是在你身边调皮捣蛋着的同学，甚至怀念知了叫着的声音。

当我们即将要脱离开生养自己的那座城市时，当我们开心地踏上绿皮火车的那一刻，我们是笑的，有人却是哭的，那是我们的父母……走在偌大的新都市里，我们开始牵系，牵系起故乡的一切，那里的滑冰场，那里的小街小巷，那里的图书馆……春天，我们在河堤下放风筝；夏天，我们穿着大裤衩吹着风扇蹲坐在马扎上吃西瓜；秋天，踩着遍地的落黄沿路捡起来夹在书里；冬天，捧着热气腾腾的红薯偷跑去录像厅看了一场“古惑仔”，这一切我们都还没有忘呀，那一刻，你腰间的BP机忽然响起，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心里却觉得挺有面儿的吧。后来，一颗萌动的年轻的心就有了自己喜欢的男生或女生，那时候我们管它叫“喜欢的类型”，我们觉得那就是爱情，对方或者是你暗恋已久的同窗，或者是你无意在哪里遇见的陌生人，年轻的我们是多么地相信爱情，甚至崇拜，还记着我们是如何向对方示好表白的吗？男生，你不妨为我弹一首吉



他吧；女生，你可以帮我打一条围巾吗？那时的爱情，我们暂且称它为“简单爱”。我们因此听了太多的情歌，写了太多的情书，看了太多的爱情电影和爱情小说，流下了太多关于爱情的眼泪，还买了太多的醉，可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依然开心不是吗？这一切我们似乎都还没忘呐。

可有一天，当我们一觉醒来，自己的初恋却突然消失了，我们急得像忽然丢了东西的孩子，找啊找，青春似乎再也无处安放了。有一晚，我好像也听见了你的哭声，我没哭是骗你的，那一晚其实我们哭得都很惨……从此，我们或者沉默了，或者疯癫了，或者理性了，或者什么都不在乎了，看似简单的爱情竟让我们憔悴得一塌糊涂！这次，是真的身心俱疲了，这次，是真的不再相信了，每一次失恋，你都会这样告诫自己，可你自己说的你真的都听了吗？天知道你又做了哪些愚蠢的傻事情，还有你的室友他/她一定也知道，于是我们的大学用浑浑噩噩而过说得并不夸张吧。

终于熬到毕业，原本我们以为是熬的，可谁知道，最好的时光又过去了，我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处心积虑，开始为生死未卜的前途而迷茫，时间？到底哪去了？工作一下就成了生活的主旋律，给你介绍个男女朋友吧，你懒散地说没空没心情；那出去玩一玩，没空没心情；你周末不想化妆，不想衣冠楚楚，只想独自宅在家里吃泡面，看着电视里依然演绎着的爱情故事，嘴里骂着狗血的赶紧换成了体育台，你，是再也不会为爱情流泪了是吗，还是不愿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爱情了？而我们都忘了曾经那么努力地为了一个人考到一座城市，也曾穷途末路地攒下一张机票坐上红眼飞机去看他，都是为了谁呢？

如今我们竟习惯了一个人孤独地生活，你的毛巾不会再有人拿错了，你有专属于自己的一个马桶坐便器了，你再也不用为了攒钱给他买礼物而自己却挤地摊买便宜货了，现在你就算不买车也终于舍得随手打的了……你的单车到底丢多久了，你的快乐还在吗？出去除了写字楼和商场我们就没地儿可去了，看着一张张大的商业广告牌匾，站在高楼林立的中央你也曾忽然地问过自己吗：“我还是我吗？这几年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这是我真实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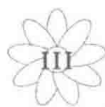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吗？这种生活我真的喜欢，真的适应了吗？”此刻我突然替你想他们了，你的亲人，你那些高中的好朋友，那些大学的舍友们，他们都还好吧？也许就在这时，你的iphone手机突然就亮了一下，“什么？”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你身边谁又永远地离开了你……

你红着眼快哭了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你即将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，8点的时候你匆匆和父母通了10分钟的电话告诉他们你可能要回去一趟，却只能待一天，然后又匆匆赶去陪客户吃饭，吃到……也可能是喝到10点才回到家，洗完澡躺在床上的你又失眠了。

后来我们中有的结束了单身生活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有的继续过着歌舞升平、夜夜笙箫的日子，可无论是哪种，此时面对生活我们都有些疲惫，有些倦怠，感到了青春已逝，但青春有悔，我们越发无奈地只能扬起一些微笑和青春道别。

这时，我们仿佛又依稀记起了学校里的那个长廊，阳光下骑着单车满面笑容的他/她，他/她为你也许还弹过一首曲，唱过一首歌吧，学校里的那棵老树还是原来的样子吗？你最喜欢它哪个季节的模样你还记得住吗？在操场的阶梯上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曾谈论起运动场上的某个帅哥美女，他们后来去了哪里，依然的美好着吗？还有那个最爱与你作对的人，他/她曾摔坏了你最心爱的东西，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，你还恨他/她吗？还记得你最喜欢的那本书的名字吗？那首诗，你有再念起过吗？是有多久没再翻过它们了，你也曾突发灵感地写过一些东西，是信，还是日记？那些信后来你都寄给了谁，日记丢在了哪里。还记得那次不知因为什么我们在雨中奔跑的场景，你真的全身都湿透了，在雨中，你是笑了还是哭了呢。那次路灯下的初吻是真的让彼此都感到心跳害羞和脸红了吧，然后你努力地蹬着单车，只因为车后又多了一个她。女孩，你坐在他身后看着他微微隆起的背脊感受到幸福了吗，我仿佛看见了你在微笑，当时你认定坚持要和他/她走在一起，如今你的这份坚持还在吗……

当你被人误解了，当你受伤了，当你喝醉了，是哪双手哪个人扶你起来。





那暮色中的拥抱，为什么紧紧地抱着不肯放，你是不是知道你们中的谁要决定离开了，是短暂还是永远？后来我们用废了多少张电话卡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……只记得一个夜晚和以往不再一样，男孩变成了“男人”，女孩变成了“女人”，我们终于知道关于性，关于男女那点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宿舍里的他们依然在叫嚣，可你早已偷偷地溜到了天桥上，是陪着一个人看桥下的风景，还是独自有些落寞地看这洗尽铅华的一座城，拿着手机的你突然把电话拨给了谁，可能是因为你手机里的一张旧照片。照片里，雪很美，冷冷的月光也很美，星星是那么的璀璨明亮，他/她长长的睫毛上落着冰晶是多么的惹人怜爱呀，他/她是你那份最初的爱吗，他/她也还好吗？多年后，他/她是否已经放飞了手中的氢气球……机场里，你们再一次的相遇了，可他/她身边却多了一个你陌生的人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正称呼着你“叔叔”或“阿姨”，此时，你一定是笑了吧。

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明白，青春是被风吹走的季节，所到之处，无论你爱或不爱，痛的就连根拔起，不痛的也会一扫而光，一切都会忽然不见，年华也只是来了又走的一段匆匆路。此刻正抬眼看向天空的你，心情有些平静了，一架飞机划过天际，此时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想缓缓地对它说上一句：“再见，我飞走的旧时光。”

此致

敬礼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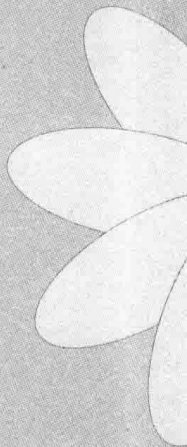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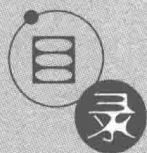
某年·夏末

十七岁，一个可以做梦的年龄，无论多轻狂，多炙热，仍然可以畅快呼吸的年龄，夏晓荷、白玲玲、沈嘉，她们从没想过明天，只是看着那湛蓝的天空时，微笑，隐约想到未来的她们一定会离开这里，去到更遥远更美丽的地方。

沈嘉：“夏晓荷，白玲，你们说，很多年后，我们还会像现在一样坐在这儿聊天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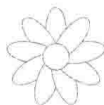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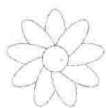
白玲：“傻瓜！为什么不会，我们是永远的朋友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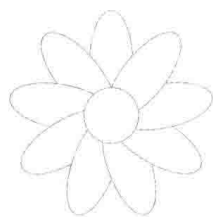
她们抬头望向碧蓝色的天空……



- 第一章 那年·初识……7
- 第二章 我在这里见到你……8
- 第三章 心湖雨又风……19
- 第四章 是槐树，还是金色闪耀下的我们……29
- 第五章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……35
- 第六章 记忆下的疏影……42
- 第七章 离你越近的地方路途越远……51

- 第八章 光辉岁月……59
- 第九章 回忆的海面，眼里的金沙……68
- 第十章 你我总站在大雨淋湿过的柏油马路……81
- 第十一章 等到了月牙湾的芽蔓花开……92
- 第十二章 我们相隔的那0.08米……103
- 第十三章 我总坚持着你的坚持……109
- 第十四章 有光照亮你……122





- 第十五章 我想你，我想你……130
- 第十六章 我们是选择，我们被选择……140
- 第十七章 旋转，旋转，谁在离场……149
- 第十八章 因为爱情……162
- 第十九章 黑白琴键，是爱的滋长和绵长……171
- 第二十章 我们这样为了谁……182
- 第二十一章 其实他 / 她没告诉你……190

- 第二十二章 我做的你不需要，你需要的我做不到……200
- 第二十三章 那些消失在生命里的……207
- 第二十四章 月亮下，我们曾说……217
- 第二十五章 你是我心里最美的陨落最亮的星……225
- 第二十六章 那些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事……233
- 第二十七章 幸福是举在手间的氢气球……242
- 第二十八章 再见，我飞走的旧时光……253





第一章 那年·初识

九月的烈日炎炎，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天，夏晓荷依旧背着那个看上去有点褪了色的牛仔背包，步履轻快，“鹿林市第九中学”，宽敞的大门，侧墙上挂着白漆黑字校牌，里面还赫然挂出一排火红色大字“热烈欢迎新同学入校”的条幅，被风吹得很有节奏地前后摆动。夏晓荷松了口气，扯了一下背包带，怔怔地看了看就走了进去，校内一侧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，人头攒动……她踮起脚尖向上望了望，却只隐约看到了“公告栏”三个字，她攒足气力挤了进去，在所有宣传栏里一点点搜寻着自己的名字，终于在一个边角处看到了“夏晓荷，高一（3）班”的字样，这时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短发女生正小声地嘀咕着：“怎么这么惨，居然真被分在了老狐狸的班！”

老狐狸？没等她来得及多想，那个女生就注意到了她。

“同学？你也被分在3班了？”

夏晓荷点了点头，那个女生立刻表现得很开心，主动伸出手自我介绍起来。

“你好，我叫白玲玲，初中就在这个学校，算得上是这里的‘老人’了，





叫我白玲就行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个叫白玲的女孩，说话干脆利落。

“夏晓荷。”她也很快回答，快得自己都没听清楚。

“夏晓荷？这名字可真好听！悄悄碧池水生花，面如敷粉洁无瑕……说的应该就是你吧？很高兴认识你！既然在同一个班，不如就一起上去吧！我顺便给你当一回导游，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环境怎么样？”白玲温婉一笑。

一边走，白玲一边给她介绍起学校的环境来。主教学楼的楼梯是旋转半开放式的，正值下课期间，学生三三两两地上下穿行，交谈声、欢笑声不绝于耳。虽然已是金秋时节，天气却闷得厉害，知了慵懒地趴在树干上打着盹儿，一会儿又欢声四起起来……校园里，依然显得一派生机盎然。

“哟！玲儿，你边儿上这女孩谁啊，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”一个男生半倚在阶梯的拐弯处，嘴里一边吐着烟圈，一边肆无忌惮地笑着，遮挡住白玲的视线。

“走开！谁是你的玲儿啊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，你要敢碰她一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“白玲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！我不过是开个玩笑，至于那么大火气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”

“我呸，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，别在这装神弄鬼的。”白玲白了他一眼，拉起夏晓荷的胳膊就走。

“白玲！你早晚都是我的女人，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人情！”男生在她们身后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，白玲却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

“别做你的黄粱美梦了，做你的女人还不如让我去死，欠你的人情我早晚还得上！”白玲这几句话，噎得对方够呛。

只见他抬手指了指白玲，欲言又止，脸憋得通红，甩下一句：“我一定会娶到你！”撒步离开……此人名叫肖小宝，专门负责在学校里调皮捣蛋、惹是生非，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的混混在一起。要说为什么他那么嚣张也没人来管，原因恐怕是因为他有个好爹——就职于某教育部门的高级干部。肖小宝虽然家境优越，可向来是不学无术，按说像这样的学校以他的资质是肯定进

不来的，就因为他爸和学校有那么一层撕不烂又捅不破的关系，他才得以借体育生的名义，被勉强招了进来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夏晓荷问道。

“特别不想认识，可是冤家路窄呗。他爸和我爸是部队战友，再深说起来还算是世交，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处得不错，所以我俩打小就认识，更可笑的是，小时候还给我们订过什么娃娃亲……也算是青梅竹马，唉，可如今想想都觉得丢人。”白玲自嘲地笑了笑。

“其实他人倒不坏，就是嘴太欠，小时候挺听话的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和社会上的一帮混子认识了，变成现在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儿！要说，我还真欠他一个人情，他小时候替我挨过一次打！”白玲平静地讲述起来……

走在斑驳而长长的走廊里，夏晓荷很认真地听着白玲说着她身边发生的那些事儿，天气变得越发闷热起来，气温的不断升高让夏晓荷觉得有些头晕脑涨，恍恍惚惚的。白玲在她耳边的说话声仿佛也越变越小，近乎缥缈，这条通向班级的路让她感觉走了很久。

“夏晓荷，我发现你还挺招人的，这来来去去的男生都止不住地回头看你……估计以后我要当你的护花使者了。”白玲仍然在一旁不停地打趣。不远处，夏晓荷终于看到了“高一3班”几个隽秀的黑体字，班牌儿清清楚楚地衔在门檐上，白玲挽着夏晓荷的手走进去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，仿佛是自己抬到了宝贝一样。

教室里的课桌都是独立的，呈并行的5列排放着，每一列都有8个座位，中间隔着狭窄的过道。

“夏晓荷！你就坐这儿吧！”白玲给夏晓荷选定座位，自己坐在了与她并排的右手边，座位都比较靠后，但照白玲的说法就是：“离得老师越远，才越有安全感，不仅八百年点不到自己一次，就算是被点到了，也特别好蒙混过关！”

夏晓荷环顾四周，坐在她前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孩，看上去斯斯文文，





从她们进来的时候就一直低头不语地默默看书，两条麻花辫子安静地贴靠在双肩上。

就像白玲自己说的，她显然是在这个学校混熟了的“老人”，不仅外面的人都纷纷和她打招呼，到了班里，和她打招呼的人也确实不少，白玲借着和他们谈话的空档儿，还不忘跟他们介绍起夏晓荷来……看她在那儿神采奕奕地高谈阔论，夏晓荷暗自琢磨自己真是幸运，刚开学第一天就结识了一个这样豪爽大方的女孩。她这才仔细端详起眼前这个姑娘，虽然没有惊世骇俗的美丽，举手投足间却散发着一股与这个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气质，充满着灵气，利索的短发平整地梳在耳后，显得十分干练。在同龄人中还是挺惹眼的，而这些特质又通通是自己不具备的，在白玲身上却体现得恰如其分……

正想着，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急促脚步声打断了夏晓荷的思绪，所有人都匆忙地坐到位子上，教室里立刻变得安静起来。一个中年女人走进来，上身是一件米色短款西服外套，下身一条米色裹身齐膝短裙，踩着一双五六厘米高的深蓝色高跟鞋，头发高高盘起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表情十分严肃，这与她嘴唇上涂抹的鲜亮浓重口红看上去多少有一些不搭调，但她却有着中年女人少有的窈窕曼妙身材，不仅曲线清晰，还看不出一点多余的赘肉，震慑力十足。夏晓荷突然意识到这应该就是白玲她们提到的“老狐狸”。这个女人的出现，似乎让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。

“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高一3班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未来三年的英语老师，我姓张，你们可以叫我Miss Zhang，当然，大部分同学对我还并不熟悉，但你们中有一些同学是认识我的……”她扶了扶镜框继续说：“也应该对我有所耳闻和了解，我对学生要求一向很严格也很简单，总的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词‘obedient’，没错，‘听话’。”老狐狸话音未落，班门忽然晃动了一下，“嗖”地一闪，一个不明物体破门而入冲了进来。

“报，报告！”随后“呼啦”一声，从外面闯进了个男生。

“不，不好意思……来晚了！”他身体僵直地站在门口，半边的裤腿儿挽

在膝盖上，手上还拎了一双沾满泥渍的球鞋，气喘吁吁地跑进来。老狐狸扫了他一眼，男生捡起脚下先冲进来的足球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那个……大家好，我叫邵钧阳，叫我阳子就行！”

“还没到自我介绍，你先坐到教室后面去吧！”老狐狸的表情顿时阴了一大半。

阳子只好抱着球，朝班级的最后走去，又一个没走稳，踉跄着差点摔到地上，瞬时惹得班里一阵哄笑……这时老狐狸的脸色更难看了。阳子走到最后一排，恰巧坐在了夏晓荷后面。

老狐狸接着说：“在这里，我不得不善意地提醒一些同学，如果你是抱着准备和我、和学校的校规作对的心理而来到这里，那我奉劝你现在就离开这个教室，我不希望我的班上出现一些杂七杂八的怪事，让别的班级看笑话、嚼舌根。你们要知道这三年来这儿是干什么来的，也应该知道你们最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。有本事的就拿成绩来和我说话，如果拿不出满意的成绩，还是乖乖地听话，相安无事最好！对于英语这门课，我对自己的教学很有信心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学，保证不会让英语这门学科给你拖后腿，闲话先说这么多。”老狐狸磕了一下厚重的教科书。

“最后，我还是希望未来三年能与你们相处得愉快。下星期学校会组织一个新生欢迎会，时间比较紧张，希望有才艺的同学都能积极参与。”她把目光投向白玲：“白玲！你对学校比较熟悉，班长的职务就先由你来担任吧，演出的事情你先负责一下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到白玲那去报名，散会！”说罢，老狐狸抱着一沓书夺门而出。

“有什么好演的，演来演去还不是输给一班的那对小鸳鸯！”薛京撇着嘴嘟囔。

“就是，哪次不是人家拿第一，抢了咱们的风头，哪个男生能比郑宇还优秀？哪个女生能比得上校花周婷婷？长得漂亮不说，还那么有背景，唉……老天爷真是不公平，不报了！走吧，报了也是当陪衬。”萌萌接茬说，纷纷耷拉





着脸走了出去。

“看来老狐狸这次又要丢人了，根本没人想参加！上次就弄得特狼狈，到最后还得让我去‘救火’，当时压根儿就没准备，愣是硬着头皮上去唱了首歌，调都跑到长江三峡去了！”白玲托着腮一筹莫展，烦躁地转着手里的圆珠笔。

“同学，我会拉一点儿小提琴，不知能不能派上用场，如果可以我倒是愿意参加。”这时坐在夏晓荷前面一直都没说话的女生突然冒了一句。

“哎！那位‘三峡’同学，我歌儿倒是唱得不错，要不咱俩来个二重唱？！”阳子跑到白玲面前，双手盘在她桌子上，俏皮地冲她眨巴着眼睛。白玲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才叫‘三峡’呢，姐姐我叫白玲，白居易的白！张爱玲的玲！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哎哟！敢情这‘三峡’同学还挺有文化啊！那我更是必须和你一块唱啊！”阳子故意说。

白玲被他逗乐了：“要不这样吧，反正也来不及了，干脆我们几个临时搭个伙儿得了，至于演什么……夏晓荷，你会什么吗？”白玲突然提议。

“小时候会吹一点儿长笛，可现在好久都没练了。”夏晓荷说。

阳子这才注意到了说话的夏晓荷，立马从白玲桌儿上转到了夏晓荷桌儿上：“吹长笛我也能、能唱……”

白玲“扑哧”一下笑出了声：“那你先唱一个我们听听呗，说嘴谁不会啊，对吧？”

阳子倒挺利索，反应极快地靠在了对面的桌子上，假装手握吉他，装模作样地一边对着空气弹，一边冲着夏晓荷唱了起来：“怎么会迷上你，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忘记，但是思念难离去。”阳子这阴阳怪气地一演，把她们都逗乐了。

“唱歌你倒不结巴。”白玲开着阳子玩笑。

“我就着急的时候才，才结巴。”阳子有点故意。

“行吧！救场如救火，那我就给咱们四个报名了。你叫邵钧阳对吧？感觉你脑子挺好使的，回去想想节目，最好演一个……能一炮而红的！”白玲随手拿出一张纸，念念有词地写上了：“高一3班，邵钧阳、夏晓荷……对了，同学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白玲突然停下笔。

“我叫沈嘉。”女孩有些腼腆地说。

“邵钧阳、夏晓荷、沈嘉、白玲……ok！搞定！一会儿就给老狐狸送去！”

就这样，夏晓荷也被稀里糊涂地拉了进来。

